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 编

语 言 学 研 究

Linguistic Research ■ 第五辑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 编

语 言 学 研 究

Linguistic Research ■ 第五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语言学研究. 第 5 辑 /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4

ISBN 978 - 7 - 04 - 020815 - 3

I. 语… II. 北… III. 语言学 - 文集 IV. H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4084 号

策划编辑 贾巍

责任编辑 陈立民

封面设计 刘晓翔

版式设计 孙伟

责任校对 陈立民

责任印制 韩刚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 - 58581118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免费咨询 800 - 810 - 0598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总机 010 - 58581000

http://www.hep.com.cn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http://www.landraco.com.cn

开 本 787 × 1092 1/16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20.75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50 000

定 价 30.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20815 - 00

目 录

语言学理论研究

再论语言的任意性

——对辜正坤先生答复的答复 姜望琪 (3)

再论语文的必然性

——答姜望琪先生《再论语言的任意性》 辜正坤 (16)

评价理论的社会主体间性模式及其特征 宋成方 (25)

认知语法研究的新进展

——Ronald Langacker 北京系列讲座综述 张金生 (36)

再论英语复合词 ewe lamb 的合成原理 吴小晶 (53)

生成语法的解释力及困境

——Susumu Kuno 北大讲座综述 邵春燕 (65)

倚天剑砍折屠龙刀

——最简方案理论下的汉语使成式研究 何卫 (81)

西方经典格理论 30 年

——雅各布森、斯卡利什卡与菲尔默格理论思想 高剑妩 (94)

具体语言研究

词素的意义及相关问题 钱军 (107)

浅析俄语的可证性 王立刚 (117)

俄语政论语篇的语义特征 王辛夷 (127)

俄汉语篇零形回指现象对比研究 黄颖 (134)

从认知和语义学角度剖析汉语名词性类别词 钱清 (142)

近代汉字术语“民权”的生成 孙建军 (153)

语言应用研究

学习者特质、社会文化与自我认同

——二语学习成功者与不成功者研究综观 李玉霞 (167)

二语教师职业认同框架下的课堂语码转换研究 刘熠 冯溢 (180)

解读语言运用中的礼貌现象 李淑静 (191)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对网络环境下以输出为主的英语课堂教学模式的 感受分析	张俊梅 (200)
研究生日语史课的框架和原理	潘钧 (211)

书评

《第二语言教师教育：国际视角》评介	李景泉 (223)
《语言学及语言哲学主要思想家》	姚婕 (229)

经典译文

思维：四海之内皆兄弟	本杰明·李·沃尔夫[美] (237)
The Chicken or the Egg? 英语二项式结构的概率分析	萨拉·布宁·贝诺[美] 罗杰·利维[英] (240)

学路回望

从基础课教学到福克纳研究 ——北京大学英语系陶洁教授访谈录	孙继成 沈弘采访整理 (271)
忆念恩师倍觉亲，桃李满园芬芳沁 ——北京大学英语系王逢鑫教授访谈录	孙继成 沈弘采访整理 (284)
仁者风范——追忆恩师何芳川先生	高艳丽 (300)

讣告

著名英语教育家周珊凤教授辞世	(307)
----------------------	-------

简讯

第五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会议暨第五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 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309)
---	-------

语言学沙龙

语言学沙龙 2005—2006 年度活动情况	(313)
------------------------------	-------

Contents

Theoretical Studies

Further Notes on Arbitrariness: A Reply to Professor Gu Zhengkun's Reply <i>JIANG Wangqi</i>	3
A Reconsideration of Linguistic Necessity — Reply to Mr. Jiang Wangqi <i>GU Zhengkun</i>	16
Appraisal Theory: A Social Intersubjective Model of Evaluation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i>SONG Chengfang</i>	25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Grammar: A Survey of Ronald Langacker's Serial Lectures in Beijing <i>ZHANG Jinsheng</i>	36
Further Elaboration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pound Word <i>ewe lamb</i> <i>WU Xiaojing</i>	53
Generative Grammar: Its Explanatory Power and Its Pitfalls — On the So-Called Argument-Adjunct Asymmetry of Post-Nominal Prepositional Phrases: A Review of Susumu Kuno's Lecture at Peking University <i>SHAO Chunyan</i>	65
The Causat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 A Minimalist Approach <i>HE Wei</i>	81
Review of Western Classic Case Theorie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60s: Case Theories of Jakobson, Skalicka, and Fillmore <i>GAO Jianwu</i>	94

Studies of Specific Languages

The Morphemic Meaning and Relevant Issues <i>QIAN Jun</i>	107
On Evidentiality of the Russian Language <i>WANG Ligang</i>	117
Discourse Features of Russian Political Comments <i>WANG Xinyi</i>	127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Zero Anaphora in Russian and Chinese <i>HUANG Ying</i>	134
Noun Classifiers in Chinese — From a Cognitive Semantic Perspective <i>QIAN Qing</i>	142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Term “Minken” in Japanese <i>SUN Jianjun</i>	153

Applied Studies

Traits, Social Cultural Influences and Identity: Studies on Successful and Unsuccessful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i>LI Yuxia</i>	167
A Case Study on EFL Teachers' Classroom Code-Switch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m	
<i>LIU Yi</i>	180
Understanding Politeness in Language Use	
<i>LI Shujing</i>	191
Non-English Graduate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Computer-Assisted Output-Based English Teaching	
<i>ZHANG Junmei</i>	200
The Principle and Framework of History of Japanese Language for Graduate Students	
<i>PAN Jun</i>	211

Book Reviews

Second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i>LI Jingquan</i>	223
Key Thinkers in Linguis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YAO Jie</i>	229

Translation of Classics

A Brotherhood of Thought	
Benjamin Lee Whorf	237
The Chicken or the Egg? A Probabilistic Analysis of English Binomials	
Sarah Bunin Benor and Roger Levy	240

Biographies

From a Basic Course Teacher to a Scholar of Faulkner Studies	
— An interview with Tao Jie, Professor Emeritus of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PKU	
<i>SUN Jicheng and SHEN Hong</i>	271
Reminiscences of the Things Past on the Yanyuan Campus	
— An interview with Wang Fengxin, Professor Emeritus of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PKU	
<i>SUN Jicheng and SHEN Hong</i>	284
In Memory of Professor He Fangchuan	
<i>GAO Yanli</i>	300

Obituary

Famous English Educationalist Professor Zhou Shanfeng Passed Away **307**

Linguistic Circle

Linguistic Circle Session Topics (2005–2006) **313**

语言学理论研究

再论语言的任意性

再论语文的必然性

评价理论的社会主体间性模式及其特征

认知语法研究的新进展

再论英语复合词 ewe lamb 的合成原理

生成语法的解释力及困境

倚天剑砍折屠龙刀

西方经典格理论 30 年

再论语言的任意性

——对辜正坤先生答复的答复

姜望琪

[提 要] 本文继续讨论索绪尔的语言任意性。文章首先指出，如果说萨丕尔把“任意性”和“约定俗成”看成同义词，那么索绪尔更是这样。然后回顾约定派从用“约定俗成”到用“任意性”的演变历程。最后具体分析张绍杰、辜正坤观点中的失误。

[关键词] 任意性；辜正坤；萨丕尔；索绪尔；张绍杰

辜正坤先生对拙作《语言的任意性》^①反应神速，在同期的《语言学研究》进行了答复。但是辜先生的有些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因此作出回应。

辜先生的答复涉及的问题很多，本文只讨论这场争论的焦点——索绪尔所用的 *arbitrair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他问题在适当的时候再讨论。

① 从萨丕尔的《语言论》谈起

笔者在《任意性》里把索绪尔的 *arbitraire* 译作“任意”，认为“索绪尔的‘任意’就是‘约定俗成’的意思”。辜先生说，他在索绪尔的著作中没有找到这样的陈述，是“姜先生误解了索绪尔先生的意思”。他在注释中还推测，“姜先生也许是搬用了 Sapir 的观点。因为 Sapir 曾认为‘任意性’与‘约定俗成’(conventional) 同义”(32 页)。^②

笔者到底是不是误解了索绪尔，我们下一节再论证。这一节我们先讨论萨丕尔的观点。不过先要澄清一下事实。写“任意性”时我并没有想到萨丕尔，当时的观点完全来自索绪尔。本节的讨论是重新阅读的结果。

辜正坤先生的说法来自许国璋先生。他曾说“Sapir 视[任意性]与‘约定俗成’(conventional) 同义”(许国璋 1988: 8)。他在文章中提供的唯一证据是下面这个注释：

① 载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学研究所编《语言学研究》第三辑(2004)，以下简称《任意性》。

② 本文引用辜正坤先生的观点，除非特别注明，均出自他的《语言的必然性》。

Sapir 在这一章[Language 第一章——引者注]里有好几处提到语言的任意性，但在另外地方又说语言是“非直觉的(noninstinctive)功能”(pp. 2, 7); 是“约定俗成的系统”(conventional system, p. 3); 又说词与物的联系是任意的，但要求人们“予以高度的有意识的注意”(demands a considerable exercise of self-conscious attention, p. 11); 又说语言是一种“文化制度”(an institutional or cultural entity, p. 10)。(10页)

为了使读者对萨丕尔的观点有一个更清楚、更全面的了解，我们觉得有必要在此做一番更详细的介绍。

萨丕尔的《语言论》，集中讨论任意性的是第一章《引言——语言的定义》。在简单比较说话跟行走这两种功能以后，萨丕尔总结说：“行走是一种器质性的(organic)、本能的(instinctive)功能(当然，它本身并不是本能)；而说话是一种非本能的、后天获得的、‘文化的’功能。”(Sapir 1921: 2)然后，他指出：

有一个事实常常妨碍人们承认语言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声音符号系统(a merely conventional system of sound symbols)，使一般人认为语言具有一种(它实际上不具有的)本能基础。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在情绪冲动的时候，如遭受剧痛或遇到极喜时，我们会下意识地(involutarily)发出一种声音，听者会认为这声音就表示情绪本身。但是，这种下意识的表达感情的方式跟说话这种正常交流思想的方式不可同日而语。(2-3页)

萨丕尔认为，这种下意识的、本能的叫喊即使跟正常的感叹词、象声词相比，也是不一样的。感叹词、象声词是约定俗成的，在不同的语言里它们会有不同的具体语音形式；而本能的叫喊声却是全人类一致的。因此，他给语言下的定义是：“语言是一种纯粹人类的、非本能的交际方式，它通过有意(voluntarily)产生的符号系统表达思想、情绪、和愿望”(7页)。

在该书第9页，萨丕尔第一次使用了arbitrary这个词。当时他在讨论语言是否在大脑中有局部定位的问题(the localization of language in the brain)。他认为，他所定义的语言没有，也不可能有具体定位，因为它是由一种特殊的象征(symbolic)关系组成的。一方面是所有的可能的意识成分，另一方面是定位于听觉系统、运动系统以及其他大脑神经系统的某些有选择的成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从生理学角度看是任意的(physiologically an arbitrary one)。

在下一页，他接着说：

我们研究语言不是研究一种具体机制的起源和运作；而是研究我们称之为[具体]语言的这些任意象征系统的功能与形式(the function and form of the arbitrary systems of symbolism that we term languages)。

我已经指出，语言的本质是把约定俗成的有意发出的声音，或相当的成分，指派给各种各样的经验。……[词与经验之间的]这种联系肯定是纯粹象征性的；换言之，词一定代表、标示形象，一定只有一个作用——在必要或者方便的时候发挥其指称该形象的作用。这种联系是有意识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理所当然地任意的(arbitrary as it is)，因此，需要给予高度的自觉的注意。至少在开始阶段

是这样，一旦养成习惯以后，这种联系几乎就会像大多数习惯一样自动、迅速。
(10-11页)

但是，萨丕尔立刻指出，上述说法有点过分。语言不能直接表达我们的经验世界，经验必须被大大简化、概括化，才可能被象征性地表达出来。“我们必须削减一切不必要的成分，必须多少有点任意地把经验分门别类，使同一类的经验被(错误地、但方便地)看起来具有同一性。”(11-12页)

然后，他讨论了思维是否一定要依赖语言的问题。他的答案是肯定的，虽然他承认语言的原始功能并不是表达思想概念的，思想是随着表达内容的精细化而出现的。这时候他讲到了数学。他说：

换言之，产品跟工具一起成长。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思想的起源和日常应用；就像没有合适的数学象征作为杠杆，就不会有数学推理一样。尽管没有人相信，就连最困难的数学命题都一定要依赖任意的符号(an arbitrary set of symbols)。但是，没有符号象征(symbolism)，就不可能想象人类大脑会有能力推导出，或拥有，这样的命题。(14页)

综上所述，萨丕尔用了 conventional, symbolic / of symbolism, voluntary, arbitrary 等词语来说明语言的本质。但是，跟索绪尔一样，他本人并没有明确地说过，“任意性”与“约定俗成”是同义词(书中用到 arbitrary 的 5 处我们都做了介绍)。许国璋先生的说法是他自己的概括。问题是，如果许先生能根据这些说法，得出萨丕尔把“任意性”、“约定俗成”用作同义词的结论，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索绪尔也把“任意”、“约定俗成”用作同义词，因为类似的论述，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里是很多的。

② 索绪尔自己的说法

索绪尔的观点，我们在《任意性》一文已有详细引用。但是，辜正坤先生不服。那么我们不妨重温一次。我们在《任意性》中指出，索绪尔在《教程》专门讨论符号任意性的第一编第一章第二节，以“姊妹”、“牛”等概念在不同语言中的不同表达方式为例，说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然后，他讨论了以完全自然的符号为基础的表达方式(如身体姿势)是不是属于符号学研究范围的问题。

索绪尔认为即使符号学也研究身体姿势，它的重点仍然是建立在符号任意性之上的整个体系。事实上，社会上所用的每一种表达方式，从原则上讲，都是以集体习惯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是约定俗成的。比如，礼貌程式虽然常常带有某种自然性，却是作为规则固定下来的。中国人见皇帝时要三跪九叩，是因为这是规定，并不是因为这种姿势的内在价值。(Saussure 1916/1972: 100-101)^③

^③ 《任意性》的文字主要是根据英文版 Saussure(1959/1974)译的，但是跟法文版没有什么出入。因此，这次(除个别词语外)基本照录，但注法文版的出处。汉语译文是笔者自己的，另有注明的除外。

“社会上所用的每一种表达方式”，当然包括语言符号。这就是说，任意的语言符号也是以集体习惯为基础的，是约定俗成的。这已经初步显示出索绪尔的“任意”跟“约定俗成”之间的联系。

“中国人见皇帝时要三跪九叩，是因为这是规定，并不是因为这种姿势的内在价值。”换言之，身体姿势的自然基础、内在价值并不是其用法的决定因素，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或者说，身体姿势的用法有其偶然性，有其任意性。这从另一方面说明，“约定俗成”的“自然”符号（身体姿势）的能指跟所指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说也是“任意的”。

笔者的《任意性》一文还提到，索绪尔随后解释说，符号的任意性并不意味着能指的选择完全取决于说话人个人的自由 (Saussure 1916/1972: 101)。

这些论述综合起来就是：索绪尔的 arbitraire，从说话人的角度来看，就是“约定俗成”的意思，绝对不是“随心所欲”的意思。在下一章《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中，索绪尔更加明确地表达了上述观点。

他在该章一开始就说，“相对于它所表示的概念而言，能指似乎是自由选定的；但是，相对于使用能指的语言社团来说，它并不是自由的，而是被强加的。社会大众并没有被咨询过，语言所选定的能指是不能被其他能指所替换的” (104页)。所谓“能指跟所指之间的关系是自由的”，即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是任意的。但是，这种“任意”联系，从能指跟使用能指的人之间的关系看，却是不自由的，不能随便改动的。换言之，它是“定”和“成”的。这句话回答了辜正坤先生的疑问——“既是任意的，就具有高度的灵活多变性，又怎么能够‘定’和‘成’？”同时，它从反面说明，辜先生对索绪尔所用 arbitraire 的理解是错误的。

《任意性》还说，索绪尔也讲到了传统的作用。他认为，我们之所以用 *homme* 表示“人”，用 *chien* 表示“狗”，是因为我们的前人就是这么用的。这时他用了“任意的约定俗成”这个说法。“正因为符号是任意的，除了传统以外，它不遵守其他任何规则；也正因为它是以传统为基础的，所以它可以是任意的”。(Saussure 1916/1972: 108)

辜正坤先生认为笔者弄错了，这里的 arbitraire 应该译作“专横任性的”或“武断专横的”，而不是“任意的”。果真如此吗？

原文较完整的表达式是 *la convention arbitraire en vertu de laquelle le choix est libre*。其中的 *convention* 有两个修饰语，一个是 *arbitraire*，另一个是 *en vertu de laquelle le choix est libre* (使得选择成为自由的)。上文已说明，索绪尔所谓的“自由”是能指跟所指之间的“任意性”，说话人并没有选择的自由。这样一来，这个表达式给我们的提示就是：一方面这里的 *arbitraire* 是“任意”的意思，否则就谈不上“自由”；另一方面，这里的 *convention* 具有“任意”的特性，因为“使得选择成为自由的”最终修饰的是 *convention*。

辜先生认为，“不能因为二者有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就可以相互之间划等号了。我们能够从‘勇敢的人’这个短语推定：人 = 勇敢，或从‘高大的柏树’推出：柏树 = 高大吗？”这话有点道理。但是，数学符号“=”是多解的。它既可以表示等同关系，

也可以表示包含关系。^④“人 = 勇敢”可以表示“人是勇敢的”，“柏树 = 高大”可以表示“柏树是高大的”。在这个意义上，“任意 = 约定俗成”就是“任意是约定俗成的”。

辜先生还说，et c'est parce qu'il se fonde sur la tradition qu'il peut être arbitraire 应该译作：“而正是因为它立足于传统，所以才能够武断专横”。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准备把前一个分句译作“正因为符号是武断专横的，除了传统以外，它不遵守任何其他的规则”？

其实，一个词的不同意思之间总是有联系的，arbitraire的“任意”、“武断专横”这两个意思也是这样。日常生活中所用的“任意”，一般是指“任自己的意”，也就是汉语更常用的“任性”。而一个人的“任性”，执意要按自己的意见办，在别人眼里就是“专横”，所以才有“专横任性”的说法。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arbitraire应该怎样翻译，而是应该怎么理解。

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解是对的，辜正坤先生还引用了索绪尔的另外两句话：l'arbitraire de ses signes entraîne théoriquement la liberté d'établir n'importe quel rapport entre la matière phonique et les idées. (他译作“从理论上说来，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就使人们在声音材料和观念之间可以自由地建立任何关系”。)Comme le signe linguistique est arbitraire, il semble que la langue, ainsi définie, soit un système libre, organisable à volonté, dépendant uniquement d'un principe rationnel. (他译作“由于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因此按照这种任意性定义的语言就有点像一种自由地、随心所欲地组织起来的系统，因为它完全依赖于理性原则”。)

然而，索绪尔的这两句话恰恰证明辜先生的理解是错误的。从上文的讨论可以看出，索绪尔的arbitraire表示，相对于所指来说，能指是自由的。但是相对于说话人来说，能指跟所指的关系并不是自由的。上面第一句话也是这样，索绪尔的原文并没有说明由谁来建立声音材料跟观念之间的关系，我们用黑体标明的“人们”二字是辜先生凭空加进去的，是违背索绪尔原意的。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就会发现，索绪尔用世界语做例子，说明语言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语言演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辜正坤先生对第二句话的误解更大。索绪尔原文用了semble这个词，说明下面的观点“似乎”是对的，“其实”不对。其中关于语言“完全依赖于理性原则”的观点分明不是索绪尔的正面观点，而是他要批驳的观点。他接下去讨论了为什么这种看法是错的。后隔两句，Et pourtant, ce qui nous empêche de regarder la langue comme une simple convention, modifiable au gré des intéressés, ce n'est pas cela; c'est l'action du temps qui se combine avec celle de la force sociale; en dehors de la durée, la réalité linguistique n'est pas complète et aucune conclusion n'est possible。其中跟本文直接相关的是：“不能把语言看成一种简单的、可以按当事人意愿改变的约定”。它明确否定了辜先生强加于索绪尔的观点——语言“有点像一种自由地、随心所欲地组织起来的系统”。

^④ 其实“是”字也有这样两种解释。

③ 历史回顾

为了说明“两派之争由来已久”，笔者在《任意性》中简单回顾了古希腊时期在词与物的关系、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的争论。辜正坤先生认为这是“大家熟知的”，似乎大可不必。我们不同意他的看法，我们认为，学术思想是有连续性的。索绪尔的观点到底是什么？必须联系其学术背景、历史沿革来讨论。因此，我们准备在此进一步回顾一下历史。

索绪尔的任意性学说继承了历史上约定派的观点。但是，古希腊时期，乃至之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约定派大部分时间用的是“约定俗成”这个词，很少使用“任意”这个词。^⑤例如，14世纪的唯名论者奥康(William of Ockham)，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才具有真实存在。一般(或“共相”)没有客观实在性，它们不过是按照约定俗成的方式，表示个别事物的名称或概念。在他看来，语言可以分成三类：书面语言、口头语言、心理语言。心理语言由概念组成，概念跟其意指(signification)^⑥的关系是自然的，但是前两类语言都是可以通过眼睛或耳朵被感知的，是由约定俗成的符号组成的(参看Panaccio 1999: 53)。“当英国人和法国人看到奶牛时，他们的头脑里会形成同样的概念，或‘自然符号’，虽然前者会通过约定俗成的符号‘cow’口头或书面地表达这个概念，后者会通过另一个约定俗成的符号‘vache’来表达这个概念”(Copleston 1953: 54，转引自Lyons 1977: 112)。

第一个较正式地在这个问题上使用“任意”的是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洛克。在1690年出版的《人类理解论》里，他把第三卷命名为“论语词”，专门讨论语词与概念的关系，提出了他的意念论(ideational theory)。

洛克的思想是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接受唯名论的观点，否认共相的客观实在性。(Locke 1690: 3, 3, 11)^⑦同时，他也接受了“语词代表概念，不直接代表事物”这种观点。^⑧这就是说，语词、概念、事物三者组成一个三角关系。语词跟事物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是概念。语词是概念的符号，概念是事物的符号(3, 2, 2; 4, 21, 4)。^⑨

^⑤ 这是我们在“任意”和“约定俗成”之间划等号的另一个原因。换言之，索绪尔所用的“任意”就是前人所用的“约定俗成”的意思。

^⑥ 英语的signification是14世纪才开始使用的(参看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派生于动词signify(be a sign of)。我们译作“意指”，以区别于meaning(意义)、reference(指称)。虽然在“指称论”看来，它们是一回事。

^⑦ “Locke 1690: 3, 3, 11”表示“洛克1690年初版的《人类理解论》第三卷第三章第十一节”，这是洛克引语的习惯标示法。下文我们将只标示卷、章、节号。

^⑧ 不过，他用的不是concept，而是idea。严格地说，不同的英语词最好译成不同的汉语词。有人的确把洛克的idea译作“观念”。但是，一方面“观念”通常是notion的汉译，另一方面，洛克的idea跟concept没有太大的区别。他可能不是刻意要表达跟concept不同的意思，只是个人习惯不同而已。因此，我们除了把他的ideational theory译作“意念论”，以区别于conceptualism(虽然在本质上两者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其他情况下idea译作“概念”。

^⑨ C. K. Ogden 和 I. A. Richards(1923)的“意义三角”很可能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

在词与物关系问题上，洛克是约定派。但是，他使用“任意”这个词，“约定俗成”一次都没用。例如，在第二章讨论语词的意指时，他说语词是概念的外在、可感知声音符号。没有语词，一个人的（无形的）思想就不可能被旁人知晓。而某个语词的特定声音跟某个概念之间并没有自然的联系，否则，世界上所有的人就会说同一种语言。声音跟概念之间的联系是被有意强加的（by a voluntary imposition），它们是被任意地连在一起的（3, 2, 1）。在第四章，他又说“语音的意指不是自然的，是强加的、任意的”（3, 4, 11）。^⑩

洛克强调，语词是有意的符号（voluntary sign），它们只能表达说话人自己知道的概念（3, 2, 2）。但是，他也承认，没有人能强迫别人在使用跟他一样的词语时具有同样的概念。奥古斯都大帝虽然掌握了统治世界的权力，他也不能创造新的拉丁语词，不能任意地为他的臣民指定某个声音为某个概念的符号。语言的日常用法通过默契的方式规定了用什么声音表示什么概念。除非说话人把它们用于同样的概念，否则他的说话就是不合适的。除非一个人的语词能在听话人心里激发同样的概念，否则他的话语就不能被别人理解（3, 2, 8）。

在洛克看来，语言是有缺陷的。语词的意指充满了可疑性、不确定性。而且，他把这些缺陷归咎于语言的任意性。^⑪他的这些观点没有被很多人接受，但是“任意”一词却随着他的著作流行开来。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孔狄亚克就在他的著作中较多地讨论了语言的任意性问题，尽管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前后是不一样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的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W. D. Whitney），他对索绪尔有比较直接的影响，可以说是索绪尔的先驱。他在1867年出版了《语言与语言研究》。在讲到语词跟其表达的概念的关系时，他多次把“任意”和“约定俗成”连用，分明认为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例如：

……对我们来说，每个词都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符号：说它是任意的，是因为在其它成千上百个词中，每一个都可能被我们同样容易地学会，并与同一个概念相连；说它是约定俗成的，是因为我们之所以使用某词，完全是因为它来自我们所组成的社团的一致用法，并得到它的认可。（Whitney 1867/1997: 14）

人类语言的每一种现存形式都是一个任意的、约定俗成的思想符号的集合体。（32页）

我们已经看到，语词不是概念的自然反映，不是对它的描写，也不是它的定义；语词只是概念的名称，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符号。（70-71页）

我们的语言的根本特征是其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438页）

在1875年出版的《语言的生命与发展》中，惠特尼重复了上述观点。

索绪尔在《教程》中充分肯定了惠特尼的观点。他赞成惠特尼把语言看成约定俗

^⑩ 洛克把概念分成简单概念和复杂概念等不同种类，并认为“简单概念的名称不是任意的，它完全来自存在的事物”（3, 4, 17）。但是，如邹化政（1987: 332-341）、陈德荣（1992: 138-141）指出，“简单概念”这个术语是有问题的。

^⑪ 参考 Harris 和 Taylor（1997: 126-138），陈德荣（1992: 89-113）。